



貧農下中農的革命風格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貧农下中农的革命风格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965年

老农下中农的革命风格

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上海 嘉兴路 54 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

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※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 7/8 字数 36,000

1965 年 7 月第 1 版 196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,001—200,000

统一书号：3074·422 定价：(四)0.11元

插图·装帧：冒怀苏

編者的話

貧农、下中农，是农民中的多数，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，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死对头，是社会主义道路、集体经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。依靠貧农和下中农，团结其他中农，是党在农村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。

在党的长期教育下，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，广大貧农、下中农在三大革命运动中，表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，发扬了高尚的革命风格。他们立场坚定，爱憎分明；公而忘私，先人后己；热爱集体，忘我劳动；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……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气概和崭新的道德风貌。

在这本书中，我们选编了近年来报纸上发表的十篇文章。这些文章，写的都是真人真事，每篇各有特色，内容十分感人。我们相信，广大读者会从这些文章中受到教育和鼓舞，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风格，同时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。

一九六五年五月

目 录

一心为集体的革命精神·····	何校洪(1)
一心为了革命·····	王传河(10)
貧农佟金凤的革命风格·····	殷 参 李彦閣(22)
太行老人的革命风格·····	馮东书(28)
牢記阶级恨 脚跟站得稳·····	王昌年(32)
老貧农爱国爱社传家风·····	陈积鴻(34)
热爱集体 热爱阶级兄弟·····	中共南陵县委編写組(39)
一把大鍬的来历·····	王立信 马春阳 济 生(45)
他原来是革命残废軍人·····	易可能(51)
烈火紅心·····	周惠良 张 淇(54)

一心为集体的革命精神

何 校 洪

我们的新中国成立快要十五年了。这十五年来，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我国农村的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是浙江省诸暨（記卅）县檀溪公社泉一大队的党支部书记，就拿我们大队来说，粮食产量比解放前翻了一番还多。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，那就更大了。社员中关心集体的多了，只顾自己小家小业的少了。我们大队第三生产队贫农社员何佐根，就是许多一心创集体大业的人中的一个。他今年六十五岁了，我们都叫他佐根爷爷。

为了管好水库，一人上山住了九年

佐根爷爷年老思想新，人老心不老，做得勤，看得远。为了管好水库，他一个人住在山上九个整年头。开始他只管东塘水库；人民公社化后，我们泉畈（飯 fàn）（现在划为泉一、泉二、泉三和泉四四个大队）又造了大伏虎、小伏虎两个大水库，他就负责管三个水库。这么大年纪了，黑夜下暴雨，他穿蓑衣，戴笠帽，提着马灯，在库坝上来回检查；遇到天旱的日子，

他到四、五里外的皂溪，把溪水引进庫里来，一天来回好几次。吃飯的时候，他一听到社員們讲田里要水，就会把捧在手里的飯碗放下，先去开閘門。过年过节，他妻子、女儿上山去請他，他回去吃一餐，抱着外孙女亲热地玩一会，马上又往山上跑。

有一次，下午两点多钟，忽然刮狂风下暴雨。不到一个小时，庫里的水位就上涨了五十多厘米，洪水很快就要满过堤坝。在这紧急关头，佐根爷爷帶了把鉄耙就走。这时，风刮得人在庫坝上没办法站着走了，他就扑着爬过一条一百八十四米长的庫坝，打开溢洪道，又把从丁家山、石竹湾来的两支山水引开，減輕了洪水对水庫的压力。等我們从山下赶上去，只见佐根爷爷光着头，也沒有穿蓑衣，湿淋淋的衣服上粘滿了黄泥巴。这次水庫平安无事，亏得他呢。

“鱼是集体的，哪个也不好动”

佐根爷爷經常以自己热爱集体的模范行动，教育年輕的一代。

一九六一年七月，一次洪水过后，队里有几个青年社員，身背鱼簍，想去捉水庫里逃出来的鱼。他們到的时候，佐根爷爷已經在溢洪道下的会水潭里了。老人捉起一条鱼連忙往水庫里放，一連放了十多条。几个青年社員看他捉了鱼往水庫里放，不往家里拿，就問：“佐根爷爷，你是不是不吃鱼的？自己不吃，拿去卖卖，也值錢喲！”

佐根爷爷“嗯”了一声說：“哪个不晓得鱼好吃、好卖鈔票？”

这里的鱼是队里的、集体的，哪个也不好动！”

“这是逃在水庫外面的鱼啊！”

“那就靠大家管得好罗，队里的东西就靠大家当心。”

这几个青年社員，晓得佐根爷爷昨天夜里为了防洪累得一夜沒有睡，洪水退了，顾不得休息，又在查看有沒有鱼逃出来。他們被老人热爱集体的行动感动了，一个个都解下鱼簍，下去和佐根爷爷一起，把逃出来的鱼捉回水庫里。

想得周到 办得牢靠

許多事，有人看来，是与己无关的“額外”工作，佐根爷爷却认为是自己非干不可的份内事情。比如說，社員上山干活，經過他那里时，他总是烧着一鉢头茶放着。每年冬天春天，在加固加高水庫的时候，社員們早收工了，他一个人却在工地上轉来轉去。哪个工具丟落了，他会給你收拾得好好的，第二天，只要到他那里去拿，保险少不了。

在他住的小屋旁边，有許多大洞，多得叫你一下子数不清。每年过了霜降以后，社員們都要来这里藏番薯。这和佐根爷爷热爱集体的精神也有关系。社員們都說这个地方保险，有佐根爷爷在这里，他会帮着照顾。如果遇上刮大风，他就想：盖在番薯堆上的稻草有沒有吹掉，不要让雨漏进去烂掉番薯！他要一堆堆地去看，把草盖好才放心。碰到热得不正常的天气，他老人家就担心番薯会不会悶坏？他要亲自去检查，遇有发热的，他就把盖在上面的稻草拿开，以后再盖上。

今年，他老人家又为集体創造了一笔“額外”財富。春耕前，有一次，他在水庫周围轉来轉去，看見靠山边还有四块田約有三亩来大。他心里想：我管的这三个都是活水庫，只要我脚跑得勤一点，多去皂溪拦几次溪水进来，抗旱就有保証，今年这几块田可以留着种稻。他跑来同我們讲了，有的社員认为现在粮食多了，对山上这几块田有点不上眼。佐根爷爷說：“粮食还愁多？我們不好多卖些給国家，支援建設，支援世界革命！”这几块田离村子远一些，管理不大方便，佐根爷爷說：“你們只管把下面的生产搞好，山上的几块田有我。”种下去以后，耘田、施肥、灌水，这些工作他又兼管起来了。这三亩来田，早稻一季就收了一千多斤，眼前的晚稻也长得很好。

来自水庫的钟声

佐根爷爷还为大家敲钟报时刻呢。

檀溪、东溪两个公社所属的四五个村庄、十多个大队，早中晚三次，天天可以听到来自水庫方向的钟声。黎明，第一次钟响，大家就互相催着快起床；第二次钟响，社員們就說：大钟响了，好回去吃飯啦。除了泉畈村的四个大队以外，其他大队的社員只知道有只报时很准的“大自鳴钟”，却不知那位敲钟的就是佐根爷爷呢。

敲钟，是一九五五年造水庫时开始的。当时工地上人多，佐根爷爷敲钟只是为了传告工地上的作息时间。后来，他听到社員們說：种田人不是家家有钟的，碰到个阴天，不晓得啥

时候該收工。有时收工太早，耽誤做活工夫；收工太迟，回去又吃冷飯。听了钟声，做生活心里就有数了。

佐根爷爷听了以后說：“对大家方便，对生产有好处，我辛苦点也要天天敲。”从此，佐根爷爷就把敲钟作为自己不可少的一项工作。刮风下雨落雪，过年过节，他都要去敲，从沒有間断过，一直坚持了九年之久。

九年，并不是太短的时间。在九年里，敲钟的木榔头，就敲碎了十几个。大钟挂在山頂上，他每敲一次钟，来回要跑半里路，一天三次，就一里半了。就是碰到生病，他也不忘記这件事。一次，他患了重感冒，他老伴、女儿上去把他接下山来，为他煎药，叫他休息两天。他同老伴說：“你要我下去休息两天，就要答应代我上山敲钟，一天三次，要准时。”老伴答应了。他把时钟帶下来，放在枕头边。他付了付，照老伴走路的步子，从家里爬上山总要半个钟头。每次他总要提前三十分钟，催促老伴，說：“你快去，跑到正好敲钟。”

一片阶级友爱情

有一件給我印象最深的事情。一九六一年的春天，正处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困难日子里，佐根爷爷送了二十斤大米到队里来。

这是什么米，哪里来的，我一时摸不着头脑。佐根爷爷說：“你忘了？一九五九年造水庫时留下來的。”他一讲，我記起来了。一九五九年春天水庫造好了，社員的搭伙米中剩下

二十斤沒吃完。要分的話，一人不够一把，大家說，佐根爷爷在山上管水庫，就留着让他吃吧。哪晓得他把这二十斤米放在一个罐子里，碰上好天气，常把米倒在竹匾上晒，一年要晒上十七八遍。放了两年的陈米，还看不出一顆虫蛀的。这年春上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他想到有些吃口重的貧农社員生活比較困难，就把这二十斤米送还队里，让干部好照顾困难戶。

困难的时候最能见真心。这件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在泉販的几百戶人家中传开了。有的讲：“佐根爷爷百样事情总是先为大家着想。”有的讲：“他沒有一点私心。”

时刻为兴集体的大家业操心

这位老貧农眼光看得远。他时刻在想的，规划的，不是兴自己的小家，而是兴整个集体的大家大业。

佐根爷爷住在山上，他老伴、女儿常常上山去看他。一天，家里杀了一只鸡，他老伴装了一大碗，特特地给他送去。到了佐根爷爷那里，他刚烧好飯，鍋盖边上直冒热气。他老伴随手把鍋盖揭开一看，见里面蒸着一罐飯，一碗咸菜。他老伴嘴里“唉”地叹了一口气，就說开了：“家里有女婿、女儿会做，我养只猪，你管管菜園，有飯給你吃的，何必一个人住在山上，自己又不会弄菜，吃得这么苦！”

佐根爷爷晓得他老伴在心疼他，就說：“飯刚烧好，吃还早哩！”說着把他老伴带到水庫大坝上，指着眼前三個水庫和大片农田村庄讲开了：“你看，三个大水庫下面，就是田地村庄。



“山上沒有一個人住着，哪放得了心哩！”

山上沒有一個人住着，哪放得了心哩！这里有句老話：‘何赵泉畝人，一丘田一眼井，日日三百桶，夜夜归原洞。’现在有了三个大水庫，一千七百多亩田自流灌溉，水庫里的水还发电，这是集体力量办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家业，哪好沒有一个管家人！”这时，“嘭”的一声，水庫里一条三、四尺长的大鱼向水面上跃。他高兴极了，忙对老伴說：“嗨，忘了告訴你，水庫里还养了一万条鱼呢！今年这个水庫好捉鱼，明年那个水庫又好捉了，年年有收入，去年一个水庫捉了二千多斤，大的一条有几十斤重哩。”

提起这水庫里的鱼，还有故事在里面呢！一九五六年的一天，我和水利技术員等上山检查水庫。在佐根爷爷住的小屋子里，我們几个人在一起商量，要是水庫里养上鱼，周围种

起桃李那有多么好！可是当时大家盘算来盘算去，队里一时拿不出这笔资金。哪晓得佐根爷爷就把这事情记在心头，动起脑筋来了。领导上没有分配过任务给他，他也没有向队里去领钱和肥料，就在水库附近的空地上起早摸黑地种起瓜来了。有的社员弄不清，以为他搞的是“小私有”，就问他：“佐根爷爷，你种了这许多瓜，怎么吃得了？”他笑笑说：“我要种这许多瓜做啥，这是集体的。”这年，收了五六千斤瓜，卖了八十二块钱。他这种自力更生、白手创业的精神，受到了社员们的称赞。我们说，这笔收入应该由佐根爷爷自己派用场，可是佐根爷爷坚决要把这笔钱献给集体，作为建设水库的资金。第二年，水库里就养起鱼来了。他一有空，就去割嫩草喂鱼。

佐根爷爷出身很苦。他父亲是靠挑脚担过日子的，干了一辈子，临死时留给佐根爷爷的唯一家产，只有一根扁担和一条铁钯（*xiāng*）头的短柱。他继承了这份“家业”，不是帮人家挑脚担，就是出去打短工，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地做。到解放的那年，他依旧是米缸做在肩膀上，所有的家产还是他父亲留给他的——一根扁担，一条短柱。如今，他在为集体创业，一年的时间，光鲜鱼一项，就捕了两千七百多斤，卖了八百六十多块钱，还种出了够三个人吃一年的粮食。社员们都说他贡献大。佐根爷爷却说：“一个人有多少本事？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创大业。没有人民公社，没有集体的力量，天上哪会掉下这样的大水库来，山坞里哪有地方好养鱼？有共产党的领导，有集体的力量，以后我们还要办更大的事情哩！”美好的远景鼓舞了他，他为集体创业的劲头越来越足。一九六一年，他提

了个冷飯包，跑了四五十里路，到視北公社紅旗大队果木场，买来了八百株水蜜桃和五百株紅心李，种在水庫的周围。

“走，到上面去看看。”他把老伴又带到了种滿桃子、李子的果木园里。看着、看着，他随手指着眼前的—片桃树說：“这些树今年已結过水蜜桃，明年就会多結桃子、李子了。以后旺生时，一株收十斤，就有一万三千斤。”

“喔，那真不少！”

“水庫的西南面成片种檫树，靠东面种杉树，国家竖电綫杆、搞建設，正需要这种树呢。”

“那你就住下吧，尽讲这里好，忘記吃飯啦！”他妻子原是劝他回去的，却被他說得連她自己都有点想留下来了。

有人认为住在山上冷清，夏天青草蚊子咬煞，冬天北风紧吹，家里又照顾不到，不愿住上去。佐根爷爷住上山却不肯下来。有了水庫，他想着养鱼；沒有資金，他就种冬瓜、南瓜，卖了錢，为集体去买鱼秧；养了鱼，他又計劃种果树，保护水庫，美化环境，增加集体收入。看了这些变化，他在山上越住越觉得有滋味。我們看他年紀大了，又劝不下山来，去年只好派了一个青年社員到水庫上，做他的助手。

經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，象佐根爷爷这样热爱集体的“六好”社員越来越多了，我們干部也更加認識到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綫，依靠貧农下中农的重要性。我們要繼續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，发扬不断革命精神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（韓林夫記）

（原載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《浙江日报》）

一心为了革命

王傳河

我是山西省临猗〔衣 yī〕县城西公社好义生产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社員，一九五五年开始担任飼养員。在旧社会，我家里很穷，沒有田，沒有地，缺吃少穿。真是头上沒頂的，脚下沒踩的。我六岁討飯，七岁到地主、富农家跑小腿，一直扛了三十来年长工。解放后，党把我从火坑里救出来。在党的教育下，我懂得了革命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热爱共产党，热爱新社会，党分配我做什么，就做什么，总想一心一意地搞好，恨不得把心血全放进去。

决心管好社里的半份家当

一九五五年，好义村建立起初級农业社，我連人帶刚买的牛一齐入了社。

后来，初級社轉成高級社。干部問我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說：“听党的，干什么都行！”干部說：“牲口是社的半份家当，你給咱喂牲口吧！”我說：让咱喂牲口咱就喂牲口。喂好牲口，生产就好了，生产一好，社員富裕了，对国家貢獻也大了。

接着，全社牲口分队合槽喂养。我們队共三十五头牲口，分四槽喂养。有十二头牲口，老的老，瘦的瘦，有的臥下起不来，我全都把它拉到自己槽上。

牲口分完以后，我发现门外还有一头牛。这头牛是个跛〔bǒ〕子，老得沒有牙了，瘦得皮包骨头，沒有人要。我就跑去問社主任，社主任說：“是四队的，他們嫌老不想要。”我又去問四队干部，他們說：“这头老牛我們不要了，你想要就拉走吧！”我心里想，俗話說得好：“撈起鏝〔觉 jué〕头，想起老牛。”拿鏝头一天能刨〔袍 páo〕多少地，再說老牛不行，总比鏝头刨得快。我也把它拉到自己槽上了。

喂牲口是党交給自己的任务，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些牲口喂好。人常說：“牲口好喂守槽难”。为了給牲口勤添草、勤飲水，夜里我沒有脫衣睡过觉。經過一个多月的精心喂养，这些瘦弱牲口全变了样：个个毛順、身光、增了膘，臥下起不来的也蹦〔bèng〕騰起来啦。

啥时候也不能忘本

入社后的第二年——一九五六年的春天，社里第一季庄稼还没有收，飼料还是由社員逐戶攤派。每头牲口一天半斤料，苜〔目 mù〕蓿〔速 sù〕又少，主要靠喂麦秸。当时春耕大忙就要来到，牲口吃不上料，怎么搞生产？想来想去，想到自己家里刚磨下四十八斤玉米面，把这給牲口吃了不是也能济点事嗎？

回去就跟我老伴张仙娃商議，她一句一个不字。我看明里不行，就暗里来。晚上，趁她睡沉以后，就悄悄回到屋里，把面背到飼养室。

又过了一些时候，麦子快要收割了，有六头牛不好好吃草。我便到兽医站請来医生检查。医生说：“这是上了火，吃服药就好了。”我問：“一服药得多少錢？”医生说：“三元五角。”我算了算，一服三元五角，六服就得二十一塊錢。高級社刚成立，集体家底还不厚实，一下开支这么多錢，实在有点心痛。就又問医生：“有没有偏方？”他說：“有，一头牲口灌上半斤油也能行。”我想：一头牲口半斤油，滿共只需三斤油。一斤油三角五分，加起来不过一元零五分，比吃药省錢得多，就用这个法子吧。

可是，油从哪里来？我知道队里沒有。自己家过去榨的二十多斤棉籽油，虽然还有十八、九斤，却全都由老伴管着，装到大罐里，埋在地下，只有伙房里放着一只三斤重的油瓶子。我想：和她商議，她保准不答应。就趁她下地劳动的空儿，悄悄把油瓶的油拿去灌了牛。第二天，老伴做飯不见油了，到处打問，我假装不知道。过了几天，事情露了餒。和我在一个槽上喂牲口的一个飼养員，告訴我老伴說：“嫂子！你知道面和油哪里去了？是我哥給牛吃啦、灌啦！”这一下，老伴恼火大发，就来飼养室找我說：“旧社会咱穷得当当响，差点沒把你餓死，现在有了点东西，就这样个糟蹋法，这日子咋过？”

我见她生了气，心里也有些难过。我俩都是苦蔓上結的瓜，在旧社会里，苦干苦受，相依为命，从沒生过气，吵过嘴。这